

# 汉语语义学

贾彦德

北京大学出版社



# 汉语语义学

贾彦德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新登字(京)159号

汉语语义学

梁惠凌 著

责任编辑：梁惠凌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 100871

电话：62750872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3.5印张 310千字

1992年11月第一版 1992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2,000册

ISBN 7-301-01794-4/H·184

定价：7.55元

## 序

国外语言学自从六十年代初以来，重点由句法向语义转移。这是语言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也反映了社会、科技的发展对这一学科的要求。现代语义学在国际上已成了一门重要的、与许多学科其中包括计算机信息处理关系密切的新学科，但在我国至今还是一个非常薄弱的环节。贾彦德同志结合汉语，研究语义学理论，给北大汉语专业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专题课，在1986年出版了《语义学导论》，不少兄弟院校用作教材。最近几年，他又参加计算机信息处理的语义研究，在教学和科研中增加了不少心得。他总结自己的体会，大大增补修订《导论》，三易其稿，完成了这部增订稿。我怀着学习的心情，仔细通读，得益良多。本书用国外现代语义学的理论和方法，系统地深入探讨汉语语义，包括它的系统、特点与历史演变，是国内有关领域的第一部著作，可用作大学语言系科的教材，并可供计算机信息处理界参考。

彦德同志这部著作广泛吸收现代语义学家如 J.Katz (卡兹)、C.Fillmore(菲尔摩)、G.Leech(里奇)、J.Lyons(莱昂斯)、R.Kempson(肯浦森)、F.palmer(帕默)等人的学术成就，尊重传统语义学多年来的研究成果，花大力气解决汉语语义的实际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他以实际语言材料检验国外学者的理论和方法，取舍综合，并提出不少自己的见解，在方法上也作了改进。

要素分析、语义场、句义结构是现代语义学的三个关键问题。作者以此为纲，展开论述。

在义素分析方面，作者比较详细地整理、介绍了国外的方法，又在大量试验的基础上将义素分析与传统语言学的词义研究成果结合起来，提出自己的方法。它比较简便、适用，可以使义素分析超出有限的范围，克服分析得过于简略、乃至主观随意的毛病。这种方法在未来的实践中还会继续改进，臻于完善，但它的提出，是汉语义素分析中一项可喜的、值得注意的进展。

在语义场方面，作者调整充实了国外的成果，提出了汉语语义场的十种类型。此外还首次为现代汉语的总语义场勾画出框架，作出说明。这两点都是很有意义的。

在句义结构方面，作者比较、综合国外的成就，研究、处理了汉语的一些特殊问题。作者注意将义素分析、语义场、乃至句义结构适当地联系起来。

书中还论述了与总纲有关的其他问题。譬如对汉语与外语、普通话与方言的语义特点，用现代语义学的观点进行比较，写了专章。关于现代语义学还没有很好研究过的附加意义，作者吸取前人的成果，也用专章写出了自己的研究心得。

现代语义学在国外还只用于对现代语言的描写研究。作者重视我国训诂学的丰富、独特的成就，在以共时研究为重点的同时，也钻研了汉语语义的演变，进行了历时研究。作者继承前人的研究成果，利用义素分析、语义场等理论研究了没有演变的义位，义位的量变、质变和义位的成系统的乃至大规模的演变，为汉语的语义演变理出简略的脉络。这些研究有的有新意，如用义素分析研究词义的扩大、缩小、转移，有的则是第一次探索，如汉语语义场的演变。

作者在本书阐述的义素分析、语义场和句义结构，不但适用于自然语言，对于计算机汉语信息处理也有参考价值。计算机只有依靠语义学的最新成就(当然也要靠语法研究)，才能逐步地、越来越好地“理解”语言，处理信息。从这个意义上看，可以说

离开现代语义学就不可能有信息处理。计算机不断对现代语义学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并检验它的研究成果。彦德同志参加了一些重要的计算机汉语信息处理的科研活动。在这一科研工作的有力促进下，他把义素分析等理论方法用于信息处理的新领域，并将这方面的成果包括大量的实例写进书稿。这对提高本书的科学性，扩大它的适用范围都是很有益的。

本书的论述方式体现了继承、创新、严谨、务实的学风。对于每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作者总是先讲训诂学、传统语义学是否接触过做过研究，然后讲现代语义学的成果，再讲自己的看法。全书重视汉语事实，根据材料说话。问题越重要、越棘手，提供的语言材料就越多，进而在这个基础上把力气放在解释材料的道理和分析材料的方法上。研究语义难度很大，从国际的范围看，现代语义学还处在成长的过程中，用以研究汉语时间更短。书中的各个部分都反映出作者慎重周到，注意分寸，但又不墨守成规，而是努力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

总之，本书就汉语语义作了比较系统而又突出重点的探讨。全书面貌新颖，涉及面广，材料丰富，立论稳妥又有新的见解，方法切实可行，是一部有学术分量的综论。

彦德同志多年来潜心研究汉语语义，不断做出成绩，受到好评。这几年他在研究上又有了新的进展，相信这部书将会受到有关方面的欢迎与重视。现在本书即将付梓，彦德嘱我作序，因欣然命笔，略述浅见，权作此书之序。

叶蜚声

1991年6月于北大燕南园

## 前 言

这本书是我于1986年出版的《语义学导论》的增订本。本书与《语义学导论》比较，既有许多相同之处，又作了相当大、相当多的修改、补充，并有不少新的尝试。

我原来的《语义学导论》，是一本不成熟的、比较浅显的小书。因此早在1986年它刚一出版我第一次捧到样书时，就有了一旦条件成熟我要大大修改它的想法。但是，我写《语义学导论》又是认真慎重乃至字斟句酌的。那本书的基本观点与思路、那本书的框架、那本书的大小标题乃至文字和例子，有不少我至今仍然认为是对的、可取的。只要它们对、可取，我就保留下来，作为新书的基础。国外语言学自从本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有许多值得我们揣摩、学习的地方。其中一点就是包括乔姆斯基在内的许多著名的学者从不满足自己已有的成绩，而是一而再再而三地修改乃至补充，有的已改了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可是他们有许多是在原有的基础上修改补充，对于原来的好的东西（至少他们自己觉得好），就保留下来。<sup>①</sup>这种作法当然不是从事语言学研究的唯一的方式，但是对于语言学中的某些新兴的棘手的分支或其中部分课题来说，很可能无法完全避免也无须避免，甚至是有益的。

我这次对《语义学导论》进行增订，当然不是把力气放在保留什么上，而是花大力气对原稿作出尽可能多的修改、补充并进行

---

<sup>①</sup> 令人遗憾的是，在国外语言学界伴随着这种情况还有走马灯式的无益的变动。对此我已在结束语里讲过，不再赘述。

一些新的尝试。这集中表现在我想试着为建立汉语语义学做一点准备。从我开始研究现代语义学起，我就在把语义学的理论、方法与汉语结合起来这一环上下功夫。这在《语义学导论》中已经表现出来，可是我当时没有把书名叫作《汉语语义学导论》，因为在那本书里结合得还不够，还很浅。这一次增订时，我在以下几个方面作了努力和尝试：

一、要把国外现代语义学与汉语结合起来，根本的一点，是要把现代语义学的理论与方法同汉语语义方面的实践结合起来。在这里，与计算机汉语信息处理的研究相结合特别重要。因为计算机汉语信息处理不可能坐等国外的成果，必须由我们自己解决汉语语义的特殊问题。它要求最新的语义学的理论和方法，它不但要求借鉴，还特别需要创新；它对有关的语义研究的成果，进行大面积的严格的检验。近几年来，我参加了计算机汉语信息处理的科研工作，有不少初步的心得与体会。经过整理，我都写进书里。

二、研究现代语义学不应割断历史，而是应该尽量从传统语义学和训诂学中吸取营养。传统语义学虽然也起源于国外，但我国学者利用它研究汉语的时间已经比较久了，这次增订我注意更多地吸取一点这方面的成果。至于训诂学，那是我们的一大优势。我对训诂学懂得不多，但我是很重视我国训诂学这个宝库的，本书很注意从这个方面吸取养分。

三、目前国外学者研究现代语义学只限于对现代语言的描写，在现代语义学还不成熟时这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我这本书的研究重点，也仍然是现代汉语。可是现代汉语语义是古代汉语语义的延续，而现代汉语语义本身也在不停地演变。因此这次增订也适当涉及到古代汉语，讲一讲汉语语义的演变。现代语义学的理论和方法，不仅要适用于对语言的共时研究，也应适用于历时研究，并在历时研究中再次检验它们、丰富它们。



四、要做到以上三点，只靠国外现代语义学现有的理论和办法无论如何是不行的。这时，我总是十分慎重地提出自己的见解和办法。我提自己的见解和办法时，都以尽可能多的汉语材料为依据。

尽管我作了上述四个方面的努力，但远不能说本书已经把现代语义学和汉语结合起来了。建立汉语语义学不是我一个人，更不是我目前的水平所能作到的。它需要我国所有从事语义研究的人长期的努力，也包括海外从事汉语语义研究同行的努力。

为了写这本书，我参考、查阅了国内外不少有关的著作、论文和工具书，从中吸取了许多观点、见解和材料。我在参加一些学术活动和科研活动中，在语义和与语义有关的问题上，曾经得到语言学界和计算机信息处理界不少专家、同行的热情帮助，受到他们的启发，获益良多。我在这里虽然无法列举，但是却应表达我对他们由衷的谢意。我在教学中接触的同学、研究生和进修教师，提到过一些对我很有启发的语义现象和见解，也在此向他们致谢。我十分感谢那公畹老师对我从事汉语语义研究所给予的教导与勉励。非常感谢陈力为先生、董振东先生对我参加计算机信息处理科研工作给予的指导与帮助。我还要感谢写这本书时叶蜚声教授自始至终给予的关心与鼓励，感谢他仔细地审阅了全部书稿并为书写了序。感谢唐作藩教授认真审阅了第13章的书稿。现在出版一部教材、学术著作是不容易的，我要向北京大学出版社，向本书的责任编辑梁惠陵同志深表谢意，是他们的努力使得这本书能够和读者见面。

早在1986年下半年，我就开始为写本书做一些准备工作。1988年11月初动笔，1990年9月完稿。这以后又做了不小的修改和补充，最后的书稿是1991年6月完成的。这本书的内容，我曾作为讲稿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专业试用过两次，一次是88年给研究生讲，一次是90年给本科生讲。

现代语义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变化很快，涉及的面很广。我的水平有限，书中肯定有疏漏、不妥和错误的地方，渴望读者批评指教。

这部书的书名叫作《汉语语义学》，一则指出这本书是《导论》的增订本，再则指出作为教材它的性质与方向是《汉语语义学》。我相信使用、参阅这本教材的专家、教师和同学会为语义学在我国的发展作出贡献的，因为抛砖可以引玉。

贾彦德

1991年11月于北京大学中关园

## 目 录

序	叶蜚声	( 1 )
前 言		( 1 )
<b>第一章 语义研究的发展与现状</b>		( 1 )
一 语文学时期及我国的训诂学		( 1 )
二 传统语义学		( 3 )
三 现代语义学的兴起和现状		( 7 )
<b>第二章 关于语义的几个基本认识</b>		( 17 )
一 语义系统		( 17 )
二 语义单位		( 19 )
三 语义类型		( 25 )
四 语义是怎样被认识的		( 29 )
五 语义与语言外部世界的关系		( 34 )
<b>第三章 义素分析法(上)</b>		( 40 )
一 义素分析法的提出是不可避免的		( 40 )
二 义素分析的程序和方法(上)		( 47 )
<b>第四章 义素分析法(下)</b>		( 87 )
三 义素分析的程序和方法(下)		( 87 )
四 义素分析实例补充		( 110 )
<b>第五章 义素和义位的性质</b>		( 119 )
一 义素的性质		( 119 )
二 义位的性质		( 130 )

三	语文词典的释义	(137)
<b>第六章</b>	<b>语义场(义位系统)(上)</b>	<b>(141)</b>
一	历代学者对义位系统的认识	(141)
二	语义场的性质	(143)
三	语义场的类型	(147)
四	义位间的关系	(171)
<b>第七章</b>	<b>语义场(义位系统)(下)</b>	<b>(175)</b>
五	语义场之间的关系	(175)
六	最小子场与多义词的比较	(177)
七	语义场的实例补充	(181)
八	语言的总语义场	(207)
<b>第八章</b>	<b>句义(上)</b>	<b>(212)</b>
一	现代语义学为什么要研究句义	(212)
二	义位在交际中组合起来	(215)
三	句义的深层结构	(218)
四	句义深层结构的类型	(236)
<b>第九章</b>	<b>句义(下)</b>	<b>(249)</b>
五	句义内义位的搭配	(249)
六	句义深层结构向表层的转化	(260)
七	分析句义深层结构的依据和程序	(264)
八	句义间的关系	(269)
<b>第十章</b>	<b>附加义</b>	<b>(274)</b>
一	义位的附加义	(274)
二	句义的附加义	(288)
三	附加义的性质及其重要性	(302)
<b>第十一章</b>	<b>语义的明确与不明确</b>	<b>(305)</b>
一	注意到语义的不明确是一个进步	(305)
二	义位明确与不明确状况	(306)

三	句义明确与不明确的情况·····	( 313 )
四	不要把语义的概括性等特点看作不明确·····	( 318 )
五	语义明确与不明确是相辅相成的·····	( 320 )
<b>第十二章</b>	<b>汉语语义中的普遍因素</b> ·····	<b>( 326 )</b>
一	问题的提出与有关的理论·····	( 326 )
二	不同语言间语义比较的原则和步骤·····	( 331 )
三	语义的普遍因素同翻译与双语词典释义的关系··	( 353 )
四	普通话与各方言语义间的普遍因素·····	( 358 )
<b>第十三章</b>	<b>语义的演变(上)</b> ·····	<b>( 361 )</b>
一	在历史中没有变化的义位·····	( 361 )
二	义位的深化·····	( 363 )
三	义素分析揭开了义位扩大、缩小和转移的面纱··	( 365 )
四	扩大、缩小、转移的结果之一——引申·····	( 379 )
<b>第十四章</b>	<b>语义的演变(下)</b> ·····	<b>( 392 )</b>
五	语义场的演变·····	( 392 )
六	分析古汉语要注意它的特点·····	( 406 )
<b>结束语</b> ·····		<b>( 411 )</b>
义位结构式说明·····		( 416 )

## 第一章 语义研究的发展与现状

语义是人类社会中一个极为重要而又影响到各个方面的现象，因此不只是语言学，哲学、心理学、逻辑学、人类学、社会学等，都与语义有密切的关系。由于计算机用于语言信息处理，计算机方面的专家也很关心语义。这样，研究语义的学科——语义学(semantic)，从研究角度和研究范畴来看可以分为四种：语言学的语义学(linguistic semantics)，逻辑学的语义学(logical semantics)，哲学的语义学(philosophical semantics，即语义哲学，它是一些哲学流派，这些流派认为语言、语义是哲学分析的唯一或主要的对象)和普通语义学(general semantics)。前三种语义学研究语义的角度是很清楚的，最后一种即普通语义学，是从困扰人们的社会问题的产生和消除的角度来研究语义的。我们这本书属于语言学语义学，但有时也会涉及其他学科。下面再讲到语义和语义学时，都是从语言学讲的。

无论中外，语义研究都可以粗略地划分为语文学(philology)时期、传统语义学时期和现代语义学时期三个紧密联系的阶段。回顾一下语文学时期(对汉语来说则是训诂学时期)、特别是传统语义学时期的状况，对于理解现代语义学的兴起、发展和现状是十分必要的。现将语义研究的三个阶段简略地介绍如下：

### 一 语文学时期及我国的训诂学

上古的哲学家在他们的论著中就涉及了语义问题，譬如希腊

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我国的荀子，就是这样。人们在语义方面所作的实际工作最早的要算是注释古书，语文学时期的语义研究，就是伴随着这项工作逐渐产生、发展的。在欧洲，到了公元前三世纪，希腊的许多古代典籍一般人就已经看不懂了。于是在希腊的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a)和贝尔加木斯(Pergamus)，分别聚集了一批学者，专门从事校订、评注等整理古籍的工作，特别是整理荷马(Homer)的史诗伊里亚特(Iliad)和奥特赛(Odyssey)。领导这项工作的，是古希腊著名的语文学家亚里士塔尔库斯(Aristarchus)和盛诺多图斯(Zenodotus)。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典籍的语法问题上，当然也涉及语义。

我国语文学时期的语义研究叫做训诂学。春秋战国时期从义理辞章方面注释《春秋》的《公羊传》和《谷梁传》，是我国处于萌芽状态的训诂工作的成果。汉朝提倡读经，为了便于人们读懂古代典籍，注释古书之风很盛，训诂之学由此兴起。郑玄注的《诗经》、《周礼》、《仪礼》、《礼记》，备受推崇。为了解释古书的字义，汉代还编成了几部重要的工具书：《尔雅》(《尔雅》是一部故训汇编，相传是周公所编，实际上大概是西汉时的著作)、《方言》(西汉扬雄著)和《释名》(东汉刘熙著)。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保存了汉语大量的古义古训和古字字形，对后世影响很大。晋人也很重视训诂。这以后我国语文学的重点由训诂学转到音韵学方面，但训诂的工作并未中断，从六朝到明代训诂学仍有不少建树。

到了清朝，我国语文学进入全面发展的时期，训诂学再度兴盛起来，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俞樾等不再象前人那样主要着眼于字形和字义的关系，而是把古音的知识和字义的研究结合起来，打破了文字通假的蒙蔽，确定语词的同—性，使古籍整理中很多悬而未决的疑难问题得到了解决。清代的学者对汉语、对汉语语义还有了明确的发展观点。段玉裁在《广雅疏证序》中说：“小学有形、有音、有义，三者互相

求，举一可得其二。有古形、有今形，有古音、有今音，有古义、有今义，六者互相求，举一可得其五。”

中外语文学的情况很不一样。古希腊、罗马、古印度语文学的重点是语法，对语音也很重视。这是因为希腊语、拉丁语和梵语是屈折语，在语法上有丰富的形态变化，而这又引起词的读音变化。古代的希腊人、罗马人和印度人，阅读古代典籍的困难集中在语法上。汉语则不同，作为孤立语很少形态变化。汉代以后读经的困难主要表现在字义上，这样，我国的语文学不但始于训诂学，而且始终把它当作一个重要的内容。

从两汉到清末延续两千年的训诂学，为我们、为世界留下了一份独特而宝贵的遗产。我们要继承它，加以整理并好好地利用。由于训诂学做过大量的工作，积累、整理了丰富的材料，也有许多很好的见解，它不但对研究古代汉语的语义和汉语语义的演变极为重要，而且能帮助我们认识现代汉语(包括方言)的语义，另外它对我们研究语义学的理论和方法也是很有帮助的。但是训诂学只着眼于古代的书面语，目的也只限于注释古书，还不是关于语义的独立、全面、系统的研究，还没有提出什么语义方面的理论。

## 二 传统语义学

就世界的范围来看，从语文学进入语言学(linguistics)是19世纪初的事。这以后，语言研究不再只是被当了解古代的典籍、风俗、习惯、制度等的工具，而是成为一门独立的、有自己的理论和方法的科学；发展的步伐加快了，领域也扩大了。而语义的研究则成了语言学的一个分支——词汇学的重要内容。早在1838年，德国学者莱西希(K.Reisig)就主张把词义研究建成一



门独立的学科,他把这门学科叫做 (Semasiologie, semasio “意义” + logie “学”)。他的主张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到了1893年,法国语言学家布雷阿尔(Michel Bréal)首先使用了 *sémantique*(语义学)<sup>①</sup> 这个术语,并于1897年出版了他的著作《语义学探索》*Essai de sémantique*。从此语义学渐渐从词汇学中分出成为语言学中一个新的分支。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后,语义学的研究逐渐进入了一个新的重要的发展阶段。我们不妨把词汇学中的语义部分、早期的语义学叫做传统语义学,而把语义研究的新阶段叫做现代语义学。现代语义学出现以后,基本上仍然沿袭传统语义学的理论和方法的也称作传统语义学。下面先讲传统语义学。

传统语义学的理论是在哲学和逻辑学的影响下,以具体语言的语义研究为基础,吸收语文学时期语义研究的成果逐渐形成的。传统语义学在理论上对一系列问题作了研究和阐明,这些问题是:词义、语音、客观事物三者的关系;词义与概念的关系;词义的色彩;多义词、同义词、反义词;词义的演变,特别是演变中的扩大、缩小和转移等等。

19世纪以后(含19世纪),在普通语言学其中包括上述语义理论的影响下,与语义关系密切的实际工作,如语言教学(本族语的和外语的)、词典编纂、翻译等都有了长足的发展,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些方面,不但有大量的具体成果如教科书、翻译作品和词典,而且还对词语意义的讲解、不同语言间词语意义的比较与翻译、词典中划分义项和解释词义等许多问题进行了探讨。以词典而论,英国、美国、德国、法国、苏联、日本等长期以来编纂了许许多多、各种类型、各种用途的词典。有些质量很好,释义精益求精,如英语的《牛津词典》(O.E.D.)、《韦氏词典》

<sup>①</sup> *sémantique*是Bréal借用希腊语词根*sema*(意思是“符号”)新创的词,英语作*semantics*。